

付款的时候,小贩又重复了一次:“我卖你这玛瑙,再便宜不过了。”

我笑笑,没说话,他以为我不信,又加上一句:“真的——不过这么便宜也有个缘故,你猜为什么?”

“我知道,它有斑点。”本来不想提的,被他一逼,只好说了,免得他一直啰嗦。

“哎呀,原来你看出来了,玉石这种东西有斑点就差了,这串项链如果没有瑕疵,哇,那价钱就不得了啦!”

我取了项链,尽快离开。有些话,我只愿意在无人处小心的、断断续续的、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给自己听:对于这串有斑点的玛瑙,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?它的斑痕如此清清楚楚。

然而买这样一串项链是出于一个女子小小的侠气吧,凭什么要说有斑点的东西不好?水晶里不是有一种叫“发晶”的种类吗?虎有纹,豹有斑,有谁嫌弃过它的皮毛不够纯色?

就算退一步说,把这斑纹算瑕疵,此间能把瑕疵如此坦然相呈的人也不多吧?凡是

可以坦然相见的缺点就不该算缺点的,纯全完美的东西是神器,可供膜拜。但站在一个女人的观点来看,男人和孩子之所以可爱,正是由于他们那些一清二楚的无所掩饰的小缺点吧?就连一个人对自己本身的

春秋战国,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的时代,诗骚散文的兴起,诸子百家的言行,影响了几千年古代文人的生轨迹。

比如老子,“居周久之,见周之衰,乃遂去。至关,关令尹喜曰:‘子将隐矣,强为我著书’。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,言道之意五千余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。”据司马迁讲,看到周朝衰败,老子辞职不干了。出关时,被粉丝关令尹喜留下,催生出一部五千字的道德文章后,不知所终。

比如庄子,楚王派大夫相招,他依然不管不顾地钓鱼:“往矣!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”这是《庄子》一书中的夫子自道,宁可当乌龟活在泥里。

与老子、庄子不同,孔子几乎一生都在谋求学以致用。司马迁赞叹“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,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

失意时读一读老子、庄子;平时学一学孔子,这几个古人的活法很有代表性。不过在古代,似乎屈子才是文人最后的倔强和自尊。在司马迁笔下,楚国王室一族,他是楚怀王的左徒。博闻强识,对治理国家之道非常了解,善于辞令,对外交往来也很熟悉。因此他人朝能和楚王讨论国事,发布号令;对外能接待各国使节,应对各种外交事宜。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,让屈原制定法令。可是每当颁布法令后,屈原就四处炫耀“非我莫能为”。楚怀王很生气,后又听信谗言,自此疏远了屈原。

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,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离骚者,犹离忧也。”君主受了蒙蔽偏听偏信,屈平遭遇到不公,心

风过处 鸡蛋花香

冬天里,鸡蛋花只是无花无叶的一棵树,百无聊赖地在屋角兀立。弯曲却舒展的枝丫丫,犹如形状怪异的鹿角,自成一处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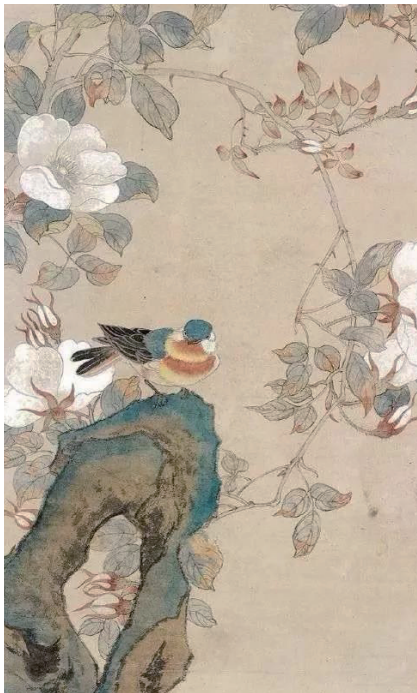
初夏时节,枝丫开始长出一片叶子,之后迅速茂盛起来,旁逸斜出,最后长成一棵曼妙的花树。花朵开得蓬勃,一朵朵小点点缀在绿叶中,奔放、热烈,又低调,颇似南方人的性格。

鸡蛋花一律五瓣,外白内黄或外白内红,恰如鸡蛋的蛋白和蛋黄,又像孩子们手中的小小风车,似乎随时要快乐旋转。

南方地区,鸡蛋花是为最家常的花木种类,在街头的绿化带或家居的庭院里随处可见。鸡蛋花花期

瑕

□张晓明



接纳和纵容,不也是看准了自己的种种小毛病而一笑置之吗?

所有的无瑕是一样的——因为全是百分之百的纯洁透明,但瑕疵斑点却面目各自不同。有的斑痕像藓苔数点,有的是砂岸逶迤,有的是孤云独走,更有的是铁索横江,玩味起来,反而令人欣然心喜。想起平生好友,也是如此,如果不能知道一两件对方的糗事,不能有一两件可笑可嘲可骂可骂之事彼此打趣,友谊恐怕也会变得空洞吧?

有时独坐细味“瑕”字,也觉悠然意远,瑕字左边是玉字,是先有玉才有瑕的啊!

正如先有美人而后才有“美人痣”,先有英雄,而后有悲剧英雄的缺陷性格。缺憾必须依附于完美,独存的缺憾岂有美丽可言,天残地缺,是因为天地都如此美好,才容得修地补天的改造的涂痕。一个“坏孩子”之所以可爱,不也正因为他在撒娇撒赖蛮不讲理之外,有属于一个孩童近乎神明的纯洁率直吗?

瑕的右边是段,有赤红色的意思,瑕的解释是“玉小赤”。我也喜欢“瑕”字的声音,自有一种坦然的遮不掩的亮丽。

完美是难以冀求的,那么在现实的人生里,请给我有瑕的真玉,而不是无瑕的伪玉。

的意思,瑕的解释是“玉小赤”。我也喜欢“瑕”字的声音,自有一种坦然的遮不掩的亮丽。

完美是难以冀求的,那么在现实的人生里,请给我有瑕的真玉,而不是无瑕的伪玉。

文史杂谈

屈子去哪儿了

□李之柔

中岂能平?把心中的牢骚写了出来,洋洋洒洒,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的诗歌诞生了,《离骚》开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。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等名句,还有“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,忍而不能舍也。指九天以为正兮,夫惟灵脩之故也。曰黄昏以为期兮,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既与余成言兮,后悔遁而有他”。

司马迁说:“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;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……”字句模仿相对容易,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的铮铮骚韵能传承吗?有学者说,应该把《离骚》《九章》等作品还原为文学作品去解读,然而不懂屈子的为人,又怎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?换言之,看不到楚辞中屈子人性的光辉,就不会理解他的人生选择,缺少“识”,没有“情”,又谈何续写不朽篇章。

大家常说,中国是诗的国度,在我看来,为其注入灵魂的正是屈子。历代文人志士,以不同的方式和文字,试图去延续、纪念屈子的诗魂。李白诗云:“屈平词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”;杜甫诗云:“若道土无英俊才,何得山有屈原宅”;苏轼诗云:“水滨击鼓何喧喧,相将扣水求屈原。屈原已死今千载,满船哀唱似当年”……关于屈子的生卒时间与死因,学术界至今仍存有争议。2000多年过去了,人们没有找到屈子,他到底在何处呢?若要问我,我会说:“有中国人的地方,就有屈子。文人的脊梁在,屈子精神就会永恒!”诗曰:不见吟魂欲断魂,灵均何处命天阍。铮铮骚韵谁情在,一寸冰心念旧恩。

司马迁说:“屈原既死之后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;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……”字句模仿相对容易,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的铮铮骚韵能传承吗?有学者说,应该把《离骚》《九章》等作品还原为文学作品去解读,然而不懂屈子的为人,又怎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?换言之,看不到楚辞中屈子人性的光辉,就不会理解他的人生选择,缺少“识”,没有“情”,又谈何续写不朽篇章。

大家常说,中国是诗的国度,在我看来,为其注入灵魂的正是屈子。历代文人志士,以不同的方式和文字,试图去延续、纪念屈子的诗魂。李白诗云:“屈平词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”;杜甫诗云:“若道土无英俊才,何得山有屈原宅”;苏轼诗云:“水滨击鼓何喧喧,相将扣水求屈原。屈原已死今千载,满船哀唱似当年”……关于屈子的生卒时间与死因,学术界至今仍存有争议。2000多年过去了,人们没有找到屈子,他到底在何处呢?若要问我,我会说:“有中国人的地方,就有屈子。文人的脊梁在,屈子精神就会永恒!”诗曰:不见吟魂欲断魂,灵均何处命天阍。铮铮骚韵谁情在,一寸冰心念旧恩。

大家常说,中国是诗的国度,在我看来,为其注入灵魂的正是屈子。历代文人志士,以不同的方式和文字,试图去延续、纪念屈子的诗魂。李白诗云:“屈平词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”;杜甫诗云:“若道土无英俊才,何得山有屈原宅”;苏轼诗云:“水滨击鼓何喧喧,相将扣水求屈原。屈原已死今千载,满船哀唱似当年”……关于屈子的生卒时间与死因,学术界至今仍存有争议。2000多年过去了,人们没有找到屈子,他到底在何处呢?若要问我,我会说:“有中国人的地方,就有屈子。文人的脊梁在,屈子精神就会永恒!”诗曰:不见吟魂欲断魂,灵均何处命天阍。铮铮骚韵谁情在,一寸冰心念旧恩。

□马春葆

长,遇到会侍弄的人家,鸡蛋花可以从初夏四五月,一直绽放到立冬季节。开放的庭院里,终日透着淡淡的幽香。

在《裨海纪游》中有关于鸡蛋花的记载:“番花,叶似枇杷,枝必三叉,臃肿而脆;开花五瓣,色白,近心渐黄,香如栀子,宜于风过暂得之,近之则恶矣。”多年前我去广州,发现当地人拿着用细绳穿好的鸡蛋花串,边走边叫卖,这情景有点像江南老婆婆走街串户卖白兰花。我和同游者多多少少都买了些,有的挂在包包上,有的别在胸前,有的套在脖子上,倒不觉得“恶”,依然清香。一个小姑娘直接把花插在鬓发间,青春的可爱瞬间被激发。

大家V微语

模仿

□陈彦

●文学是无法真正模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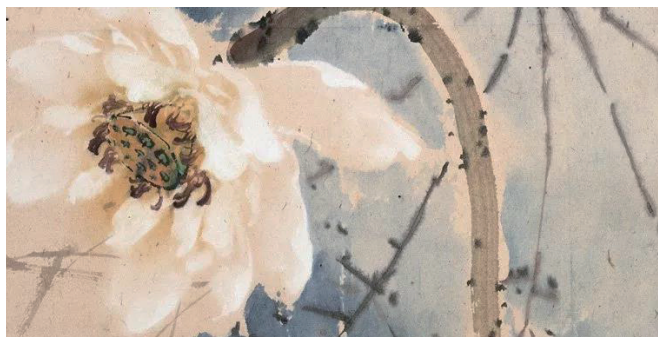
●比如大家都十分推崇的文体大家鲁迅,还有沈从文、孙犁、汪曾祺,枕边各放一本,这个拿起来读读,那个拿起来翻翻。看他们怎么“出手”,怎么描写,怎么对话,怎么判断;甚至怎么断句,怎么分行,怎么使用标点符号等等。当然,最后你会发现,都是无法真正模仿的。一模仿,就生出“有为相”来。

●找表面的东西都不难,难在浅表之下的地下水位的无深深藏。更别谈鲁迅埋在那里的诸多“水雷”和“深水炸弹”了。文体才是最大的生命综合体,没有那种经历,没有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想精神历练,就不可能复制成相同的“模板”。他们游刃有余到信手拈来的写作佳境,是他们生命独到的散枝开叶景观。就连鲁迅日记,也是不可模仿的。看似在无尽地说会客、说买书、记看病、抓药、濯足等,但枯燥、冷静的背后,总有一些大事小情牵绊着。

●最终,我们需要的还是找到符合自己表达的一种自信。

归来的温馨

□周童



橙黄色被风褪去水分,一坨“油彩”般,暮然回首时,已然勾挂于大厦与大厦间的缝隙处。模样恬淡、默然无语,极其安静地待在那里,似乎它只要动一动离去的念头,就能够把原本平和的城市割裂,在和谐的乐谱上,写下几个声嘶力竭的音符来。窗外,安静与跃动彼此融合,汇聚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,让远行许久的我品味着归来的温馨。

夜,依然如墨,黑漆漆略显沉重地涂抹了整个天空。昨日里还清晰可见的星星,此时却全无踪影,春天里肆意生长的马尾草,占据了路沿石的边边角角。当然了,它只能在这些地方生存,人工铺就的草场上是不会见到野生马尾草的身影的。在那里,只要它的身影出现,不用过多久就会被勤劳的园丁们发现,进而一步,就是被彻底地拔除。

大自然的花花草草,跟人类玩着捉迷藏的游戏,这里你不让我扎根,那好,我就选择一隅僻静的去处,躲藏在繁茂的冬青树的枝桠下面。野草不娇嫩,无需得到园丁们的细心呵护,有一点树木喝剩下的水;一点可以让自己直起腰身的空间;再加上风可以随时穿越,草儿就会得意忘形地茁壮成长了。如果这样还是无法生存,那就飞到更远或是更高处。想当年,它们不是经常出现在老宅子黑灰色的砖瓦上吗?远远望去,平整的屋顶上总会有一撮杂乱的蒿草随风颤抖,细述着老屋的历史和沧桑。那些居于地面角落处的同类们,仰视的结果是百思不得其解,是何等因由造成如此大的差距!

这夜,喜雨从天而降,来得那样无法抗拒。再睁眼的时候,天已经放亮,酣畅淋漓的雨水,彻底把灰头土脸的城市粉饰一新。就连刚从睡梦里醒来的我,都为之振奋雀跃,美好的一天,就这样美妙地拉开大幕,美妙的事物,也让人变得愈发善良起

来。如此看来,美好也是一种可以散播、传染的情绪,感染得越厉害,美好越会长久地盘踞内心最温暖的地方。

此时友人问我:“雨中即景,有什么感想而发?”我笑道:“我的感想没有地里的果蔬们对雨水理解深刻。”“是啊,我妻此刻正在感谢大自然的眷顾呢。她自己种了十几亩的西瓜,前几天正在琢磨抽水浇地的事情,谁成想昨天一场及时的雨的到来,让她省了不少心思,也不用再受浇地的体力之苦了。”是的,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哪里知道一场雨的重要,即使懂得,也只能算是无病呻吟式地表达一下情绪。一切光鲜亮丽的词藻,在乡野的土地面前;在辛苦耕种的农人面前,都是那样肤浅与轻飘。

土地因为雨水的浸润,充满了昂扬的生命力,每一滴水的养分都被吸收、转化、作用于种子瘦弱的身体里,渐渐顶破厚重的泥土,露出水嫩葱绿的头来。长大、开花、授粉、结了果实披挂上阵,这就是生命的完全进行式。没有一丝倦怠,挺着胸意气风发地走在属于自己的大路上。凉风徐徐从打开的窗子外溜了进来,我是否应该跟随它的足迹,到屋外的田野里去看看呢?那里早就响起小鸟的歌声,密实纠结的树与藤蔓也在流淌着生的激流。还需要等待几天,天气再晴朗些,气温再火热一点儿,田野里此时正在潜伏的花苞就要绽放了吧,而我已经察觉到,它们似是簇拥着,正在呼唤着我的归来,以及归来后可以安然品尝的温馨……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